

晨走枳沟河

王义清

山村似乎比城市醒得早,窗口微亮时,一些雀鸟已开始了大合唱,高亢低吟,清脆婉转,此起彼伏。担心昨晚一场短时大风大雨会影响早上走路的计划,6点闹钟一响还是一骨碌爬起来,发现叔叔和婶婶已在劳作。

走出大门,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鼻而来。雨后天空已被清洗得干干净净,格外蓝,格外高,格外远。几朵白色薄云浮在山腰,不浓不淡,似动非动,若即若离。太阳已照亮了好几个山头,仿佛给几座山顶戴上了亮堂堂的帽子。

我活动活动筋骨,舒展舒展拳脚,向枳沟河走去。站在枳沟河口的桥上,环顾左右,是熟悉又有点陌生的地方。枳沟河口是中原镇政府所在地,枳沟河水从此汇入恒河,流入汉江,奔向长江,日夜不息,不断养育着一方子民,也为南水北调做着贡献。今年大旱,河水很小,有些地方几乎断流,裸露的河床十分刺眼。

在桥头,遇到一个亲戚,热情招呼,寒暄问候。亲戚做了几十年生意,起早贪黑,风雨无阻,什么有利润就做什么,这些年还算稳定,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户。

我问他:“这么早就开始忙。”他说:“把老房子里的货转到库房去,现在价钱上不来,还得等机会,害怕老房子漏雨回潮。”

我问他:“今年生意怎么样?”他说:“一般般,五味子目前价格还不是很好,不过,今年干旱,五味子少,可能还能涨一点。”记得几年前,他收购了几万斤五味子,价格一直不好,他硬是没有卖,过了三年多,五味子涨价了才卖,还赚了一笔。

我知道他常年收购药材,就问今年的药材怎么样。他有点茫然地说:“今年多数药材跌了,野生药材越来越少,行情不稳定。”

寒暄一阵后,转身向老街走去,昔日逢场赶集人声鼎沸的场面没有了,偶有几户开了门,也没几个人,多数关门闭户,冷冷清清。

很难想象,这里是枳沟苏维埃政权旧址,是安康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苏维埃基层政权遗址,1935年5月在红二十五军直接领导下成立的,2018年被列为陕西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他见证了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等革命武装在陕南的活动。我曾经多次到展览参观,仅有少量遗存也能让人肃然起敬,一个个可

在我的阁楼里,有一间收藏旧物件的展厅。里面陈列着许多老物件,入门最显眼处陈列着一台老式脚踏标准牌缝纫机。它是我一位朋友母亲的遗物。

记得那是二月份的一个早晨,朋友给我发来信息,“我母亲离世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们姊妹几个商量,打算把我母亲的房子收拾一下租出去,如果你有空,就来把那台缝纫机搬去收藏吧,放你那里我心里踏实。”当天中午,我就开车去到县城某住宿楼的五楼,朋友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了。我们一边抬着缝纫机下楼,朋友一边给我讲述着这台缝纫机与她母亲的故事。

这台缝纫机比她年龄还大,自她记事起,她们一家人的新衣服都是她母亲用这台缝纫机亲手做出来的。后来,她们姊妹长大成家立业后,她母亲就在小河口菜市场里租了一个小门面,用这台缝纫机做着缝缝补补的生意。

我们把缝纫机放进我的后备箱,她用手抚摸了一遍缝纫机的每一个部位,很专注仔细,然后对我说,你走吧。我没有矫情地说给钱,也没有说谢谢,而是以最快的速度上车,带着缝纫机离开。我很清楚,她把这台缝纫机送给我收藏,并非是转卖一个旧物件,而是一份情谊和一个托付,不能用钱去衡量。

我小心翼翼地把缝纫机搬入院子,在地上铺一张纸板,搬出我曾经开店用过的修理工具箱,取出扳手、起子、钳子……细心拆解每一个零部件,然后放进装有汽油的盆里浸泡,用毛刷清洗擦干。把每一个零部件都整齐平铺在纸板上,再用毛刷将变压油均匀地涂抹到零件上,把纸板拖到阳光下,几个小时阳光浴后,重新组装起来。

我看到这台经过一天时间保养清洗后的缝纫机,虽然不是很新,但很油亮。看着缝纫机旁边小抽屉里老人曾经用过的针包、纽扣、底线卷、黄腊、顶针……我仿佛看到了一位母亲在使用它的情景。夜深人静土墙房屋的窗户外,在昏暗的煤油灯前,一位高个子贤淑的女士,专注地用皮尺在花布上测量,用竹尺与粉笔画线、裁剪,然后穿针、引线,再把裁剪好的花布压在缝纫机针板下,熟练地踩踏着,像一个魔术师一样,把布匹变成美丽的花衣裳。第二天清晨,她把一件件漂亮花衣服给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孩子们穿上,孩子高兴地在床上跳来跳去,甚至还会背着手,调皮而兴奋地走出各种各样的步伐,甚至,儿时那个调皮捣蛋的我也似乎置身此景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台缝纫机成了我收藏室里最珍贵的物品之一,每当我站在它面前,我都会想起这位朋友和她母亲,回味着她给我讲述她们之间深厚的情感和美好回忆。

后来,我也经常在路上遇到收废品的三轮车上以及废品回收站有同样的缝纫机,我并没有兴趣把它们买回来收藏。我这台缝纫机不仅是一件老物品,更是一种信任的托付和一个感人故事的延续。它见证了它给予孩子们的愛,它所代表的情感和记忆永远留在我阁楼里。

也许在某时某刻,来我阁楼旧物件展厅参观的人群里,会有我这位朋友带着她孩子和亲人;也或许是曾经在菜市场那个小店里缝补过衣物的顾客,当他们读完这个故事时,曾经那位慈祥能干的老人熟练缝补衣服的影子,是否也会浮现在他们的脑海?

歌可泣故事的背后,是生与死、家与国的抉择,如今斯人已去,河山犹在。

过了老街,顺河而上,道路整洁、晨风徐徐、空气清新,一河两岸屋舍俨然、田地规整、鸡犬相闻,偶有小桥流水、潺潺清响,到处满目青翠、绿意盎然,我一个人走着看着,宛如置身梦幻仙境。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见山见水不足为奇,但这样一个人在风景如画、气候宜人的大山里自由徜徉,此情此景,忘我无我,超凡脱俗。

尽管天旱,但道路两边、一河两岸的庄稼长势喜人,玉米、水稻风华正茂,青葱、绿绿、紫紫随处可见。泥土的气味、草木的气味、花朵的气味,混在一起,看着养眼,闻着陶醉。

正走着,身后传来车响,回头看,一个人骑着摩托车,车上带了一个人和两把锄头,正讨论着洋芋的收成。看着远去的身影,忽然想起自己十几岁时干农活的情景。那时家境贫寒,周末得在家干农活,天麻麻亮就上坡,天黑了才回家,烈日暴晒和长时饥饿,倍感农民太苦太累。现在很少有年轻人干农活了,也很少有顶着烈日干农活的,摩托车骑到田间地头,三轮车开到院前屋后,肩挑背扛的日子早已远去,机械代替了很多人力劳动,种地也不再是农民唯一的生存来源,一代农民有一代农民的活法。

边走边看,边走边想,夏日美景扑面而来。远处山头泛着光芒,少许薄雾轻盈舞动,路边庄稼绿得正旺。突然一股清流飞奔而下,似曾相识的瀑布虽然没有往日的跌宕飞溅,但也温柔灵动,四溅的水花滋润着周围草木,越发青翠欲滴,到处弥漫的凉意沁人心肺。

继续前行,在空旷的大山里绿色庄稼一路陪伴,十分舒坦,十分惬意。一片荷塘吸引着我,荷塘不大,没有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气派,但长势旺盛、生机盎然、清幽柔美,硕大的叶片上托着晶莹剔透的水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少许开放的荷花清一色的白,素瓣凝香,不染纤尘,冰清玉洁,让人不忍久看,却又不舍转身。我没有听到蛙声,也没有见到游鱼,但几只蜻蜓在荷花荷叶间翻飞嬉戏,添了无限诗意。

走着走着,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道路两边见缝插针式的种满了蔬菜、庄稼,有韭菜、辣椒、白菜、茄子、四季豆,也有玉米、土豆,长势好像比一般地里的要好,收拾得



夏夜

姜华

彼时,月亮已经融入山水
抓住树梢向上攀登
一支由昆虫组成的民俗乐队
演奏进入低音部
月光下的樱桃湾,沿着
汉江河谷铺开,如一幅水墨
细小的风钻进了人们的鼾声
画面,在轻轻摇晃

那些树木、野草
还在夜间赶路
牛羊和夜鸟已沉入梦乡
蛙鼓敲击着稠密的农事
一只蝉抱着垂柳竖琴,更像
演奏家。露水总是来得很突然
山里人细小的幸福
一夜之间,全都湿了

在山脊上行走的下弦月,偷窥到
人间一些秘密。萤火虫像一位
深夜的丈夫在天籁一样的音乐
陪伴下
小村伸出手,把月亮从树梢上
向后挪了挪
午夜,月光下的小村
摇晃了一下,又摇晃了一下

漩涡 (外一首)

王典根

青铜合鸣
石质农具划开汉江波纹

青铜水车转动三百年辰光
老堰渠是农事摊开的掌纹
梯田能翻开家谱的扉页
汉剧里经年流转的皮影
祖父的木榔头打碎石英岩时
黎明在秦巴山脉磨出金边
倒映着移民史书写的陶罐

年轮

梯田是大地生长的年轮
锄铧落处
沟壑便开出岩画
耕犁划过碑裂裂痕
青苔在石缝默写移民史
每滴堰水都能返照倒影

母亲的晒台 (外一首)

周益慧

土筑的晒台不高
木梯子,收在仓库
截断了小孩探秘的眼眸
只有年轻的母亲攀上攀下
背篓装着一家人的秋收冬藏

偶尔的惊喜,是在某个夏天傍晚
她从晒台下来,魔木般变出
一小筐箩甘甜的薯干儿
更多的时候
我们仰望晒台,如同仰望星空
——当我们终于站上更高的平台
并没有天兵神将的感觉
却看见,曾经倚在门边的身影
被风吹得越来越远

整整齐齐。我在想,那么多人外出务工留下大片的土地,却要在路边挤占着路沿,种那么几株,能收多少呢?正估摸着,遇到一个老人正在路边劳作,我看他把路边的土往一起挖,我就问他:“现在到处都是好田好地,咋在路边拾掇,也种不了多少?”他说:“方便。”简单干脆的回答让我恍然大悟。

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正在地里干活,我走近驻足观察,发现都是老人。有一个老人干活时背弯成一张弓,走路也是,在农村有很多年龄大、长期干活的人都会这样,长时间弯腰劳作,腰椎骨、脊椎骨就变形了。还有一个人在挖地,他挖几锄下去,把土块打碎,再用手抓草,抖掉草上泥土,把草扔到一边,动作娴熟流畅,反复如此,绝对是个种庄稼的好手。

枳沟河,以前是一个乡,几千人口,机构改革后并入中原镇,这里有我很多亲戚,很多熟悉的地方,从我老家翻一座山就到了枳沟。枳沟河有数十条小河支流,一河两岸是好田好地,山上有木材药材,只要人勤劳,就穷不了。一路上看到满眼庄稼,就知道勤劳致富的传统还在代代传承。听老人说,过去恒口到叶坪的路不通时,一些挑夫就从大河翻越蚂蝗山,把急需生活物资运到叶坪,甚至过镇安到西安。

雾气从山的各个角落浮起来,缠着山腰,飘在山间,落在房舍,安详缥缈。潮湿的炊烟点缀山间,在轻风中舞动身姿。河里捶洗衣物的声响和笑声,顺着河水流得很远。自由的雀鸟尽情歌唱,给静谧的山沟增添了情趣和动感。庄稼绿得诱人,稻谷和玉米大块大块的青春洋溢,轻风吹过,整个山间如梦如幻,如诗如画,我有点飘飘然了。

很多人已远去,枳沟河依旧如斯,有些往事时常在脑海里浮现,上学时和同学一起背着一周的粮、菜上学,工作后骑自行车、摩托车、开汽车来去匆匆。有一次学校推荐好几学生,审批表上要贴照片,急着照相,一个下午来回跑了几十公里。走过很多次枳沟河,也没有留下多少回忆,也从来没有在夏日雨后的清晨独自一人品味着、享受着如此美好的山河恩赐。

来到亲戚家,年近 80 岁的长辈正在打扫马路,看到我来了,高兴地拉着我说:“说话算数嘛。”

是啊,说话要算数,80 分钟独自一人的行走,让我看到很多美好。

当我再次踏上小红光村的土地时,正值暑期。连日的大雨刚停,山林中散发着雾岚,洞河水缓慢流淌着,天色初晴,万物皆美。

一下车,我就远远看到了站在村委会门口等待我的寇支书,我赶紧跑过去,和他紧紧相拥。寇支书开玩笑说道:“翁老师现在是在西安人喽!”我说:“我一直属于紫阳洞河。”

走进屋内,熟悉的面孔让我的思绪倏然回到两年前的盛夏,那是我参加西部计划,第一次来到这里——紫阳县洞河镇小红光村。我当时刚满 21 岁,小红光村像老母亲一样接纳了我。它不介意我没有经验,也不嫌弃我从大城市来,不会干重体力活。此后的两年时光里,我作为村两委的一员,在这片土地上工作、学习。

初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三怕——怕下雨、怕走夜路、怕入户。

每到 4 月,紫阳就进入汛期,暴雨连绵不断。在这期间,洞河水会暴涨十米有余,中断洞河的航线。暴雨会冲垮紫阳县到洞河的沿山国道,使得原本两车道的路面上处处是塌陷;洪水会淹没洞河沿岸,大量群众被迫搬到镇上生活;无数庄稼在这场天灾中被冲毁,嫩绿的茎秆折断在泥泞里。

暴雨期间的用水尤其困难,刚刚修好的地下水管会瞬间爆裂,自来水管流出的水混满泥沙。洗漱时,只能用混水冲洗身体;吃饭时,必须把水静置,然后过滤出上面干净的部分喝掉;衣服永远也洗不干净,衬衫、裤子上总是沾满尘土……

村子的夜晚是难以想象的黑,伸手不见五指绝非夸张。小红光村和镇上隔着洞河,过了洞河后,来往的路只有沿山国道。我在镇上开会,常常一个人坐船渡河,走夜路回村委会。晚上六点半之后,除了村口唯一的路灯,沿山国道便是漆黑一片。来往的大货车呼啸而过,刺眼的车灯在漆黑中划出短暂的光。

我走夜路时,需要头顶矿灯,手持手电筒,来提示过往车辆注意行人,也方便自己看清远处的道路。万一有车没有注意到,我只得跳到沿线的水沟里躲避危险。

每月的入户总是令我尴尬,因为我听不懂紫阳本地的方言,导致和大家沟通总是充满困难,有时还得找个翻译。调查收入、催收医保、宣传防汛防火、推广小程序……无数次我硬着头皮进门,面对方言的壁垒和尴尬的沉默。

2024 年 5 月 9 日,我在小红光村防汛抢险时,忽然接到招生考试笔试通过、进入面试的电话。我记得众人送别我的场景:寇支书尤为兴奋,对我竖起了大拇指;村文员汪梦欣一遍遍喊着“翁老师”;村信息员华军问我面试有无把握,要是考不上怎么办?我说:“考不上的话,我就一直在紫阳干下去。”

离别的场景犹在眼前,而重逢竟已隔了一年光阴。洞河的渡船、村口的石阶,一切熟悉仿佛我从未离开。我喝着今年的新茶,得知了小红光村今年的新发展,泪水终于忍不住迸发出来。

再见小红光村,老街青山未改,洞河绿水仍吟。



平头山

肖玉城

平头山是一个平凡的山场,位于平利,汉滨和岚皋三县区交界处,普通的与其他没有名字的山坡一样,默默地历着风霜雪雨的浸洗,不平凡的是,它为三线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称谓“平头”,是因山势平缓,如同凤凰的身躯伸展,朴实的山民像给自己孩子起名一样,舍弃“凤凰”美称,自称“平头”俗名。

远远望去,平头山峰峦叠翠,树木葱茏;细观山间沟谷纵横,云雾缭绕。隐藏于茂密森林之下的溪流,时而缓缓而动,时而如万马奔腾,一路蜿蜒到汉滨区吉河口注入汉江。

追溯平头山的历史,据残存于三佛洞的明朝正德十五年立的碑文记载,境内蒿子坝龙门洞以上,曾有几百户人家居住,以姓为地名的地方比比皆是,如穆家扒、马家湾、王洪湾、姜家湾、郑家堰子等,梨树坪还建过钢厂,现在还依稀可见当年的屋基场和灶台遗址。

清朝初年,这里的人口锐减,只有五姓九家人,后来居于这里的人,大多是湖广填四川时候的湖广移民,还有安徽、福建人。

这片广袤的森林中蕴藏着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资源,有七叶一枝花、五味子、水百合、山核桃、野毛栗等,是绞股蓝的原生地帯和优势生长的黄金区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方约九米高的巨石,迎面光滑,从下朝上望,似翻开的天书,围石环绕一圈,方知巨石像正方形印章,上下左右均约九米,当地百姓说这是凤凰蛋化石。

使平头山载入史册的是,这里曾是三线建设时期重要的伐木场地,那时,平利县各区和三阳区本地人组成的男女青壮劳力以军队的团、营、连、排、班编排,共一个团三个营十一个连队,另外还有解放军铁道兵部队军宣队和木材运输连队,约一千人,分别驻扎在平头山各个伐木场。

一时期内,这个原本边远偏僻的山洼洼,一下子人潮涌动,每天装满木材的四五十辆汽车往返于此,这里变成一个热闹的地方,平头山下的蒿子坝村不仅是铁路建设重要的伐木场,更成了三阳区供销社民用物资的中转站。

五十多年过去了,伐木工人生活的场地和运输木材的公路依稀可见,那些伐过木材的地方,又恢复了茂盛的植被,树木苍翠挺拔,生机盎然。曾经在这里伐过木、参加三线建设的青壮年们如今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他们没有忘记平头山这个曾经生活和劳动过的地方,有的老人千方百计地来到蒿子坝村平头山下的伐木场,故地重游,这里是他们余生梦牵魂绕的地方。

遥想当年,公路修到山脚,山坡上、半山腰的大树,直径都是一米以上、锯成两米长一截,重达几百至上千斤,那时候没有吊车、装载机机械,全靠人力脚套棕枒、葛麻草鞋,拉两三里的路程,硬生生地搬下山去,变成了铁路枕木。

伐木放树、吆号子的场景,历历在目,“咔嚓——轰——哗啦啦——”树倒下掀起来的风浪,让人几乎站立不稳。“加油干呀,嘿呦!把树放呀,嘿呦!齐使力呀,嘿呦!攒把劲呀,嘿呦!上三线呀,嘿呦!做贡献呀,嘿呦!”那些吆号子的声音,仿佛依然在山间回响。

平头山,承载了无数人的憧憬与敬畏,它犹如一个宽厚慈祥的长者,在风雨沧桑中一路走来,成为三线建设的经历者、奉献者和见证者,它敞开广阔的胸怀,倾其所有馈赠给生活在其怀抱中的子民们,从一个封闭落后的贫穷时代,走向了开放富裕的新时代。

